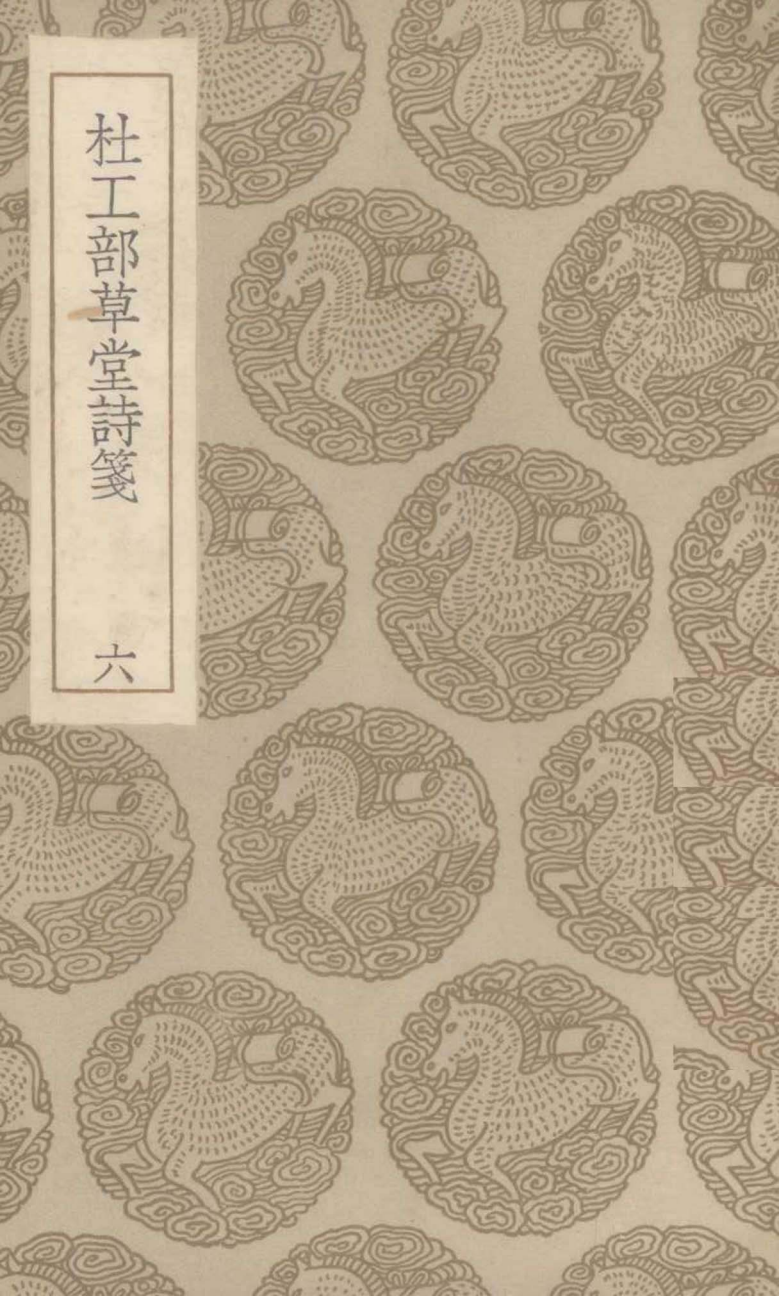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魯 曾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開道歸鳳翔開

作聞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園曰韋述兩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日金光門公昔長安出金

光門賊中竄歸鳳翔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史氏云全与房瑄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坐客重庭蘭罷相公上疏

讓帝怒詔三司雜問元稹志公墓曰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出華州司功史氏云瑄廢乾元元年出刺邠州公坐

瑄後掾三峯當乾元元年春公步出金光門魯嘗言云外郭城西南三門中日金光門西趣昆明池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甫陷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是為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

此道言當歸順時正至今殘破膽殘陳猶有未招蒐言復

值胡寇在西郊也近侍歸京邑侍一作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遠言歸

長安為拾遺而遽移華州非出天子之意乃謀那毀傷之也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公駐馬而望千門蓋志君彷彿不忍去也昔漢武宮中為千門万户之遊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漢武故事驪山湯初秦皇砌石起宇至漢其加修飾為唐玄宗改為溫泉宮

東山氣鴻濛 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 宮殿居上頭 長安志驪

山上有石甍 君來必十月 湯泉溫湯泉也長安志開元中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久而歸 樹

羽臨九州 樹羽植羽葆蓋以朝諸侯也詩周頌崇牙樹羽 陰火煑玉泉 陰火即陰陽吹嘘之氣水

屬陰而水有溫者陰中之陽也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波濤灌蕩其火不滅名陰火海賦陽冰

不冷陰火潛然本草玉泉生藍田陶隱居注是玉之精華又注玉泉玉之泉液也今仙經三十六水法中化玉為玉漿亦稱為玉泉今公

詩蓋言湯泉之色為玉也 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 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

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 光抱空中樓 言泉氣光涵日影隱映溫宮樓臺之高也 閨風入

轍跡廣原延真搜 原一作野此言玄宗乘輿幸驪山湯泉而出若將深入于崑崙之閨風而遠訪于廣

轍跡廣原延真搜

原之野如昔周穆王駕八駿之乘驅馳而升崑崙之上也或謂廣原
崑崙崑崙三角其一角上比于星辰名曰閼風巔孫綽天
台賦非夫遠寄真搜篤神適性者何肯遠想而存之
沸天萬乘

動佛一作拏言玄宗臨幸騷動萬觀水百丈湫湫子由切龍潭也長安志湫水

仕臨潼縣三十里亦曰百丈幽靈斯可怪幽靈一作靈湫長安志開元八年冬乘輿

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王命官屬休穆天子傳天子北至大戎北風兩雪天子以塞之故

命官初聞龍用壯擊石摧林亡郭延生述征記巨靈擊開華山中夜窟宅

改移因風兩秋謂窟宅因夜兩改而移也天台賦序靈山之所窟宅倒懸瑤池影言

照驪山影醜靈飲也列子穆天子升崑崙注蒼江流蒼當當作滄謝眺詩曰俯

味如甘露漿晉謠言女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揮弄滑且柔此皆言靈湫之

勝槩翠旗淡偃蹇言旗影与水光相奪也雲車紛少留言

子駐軍以祭龍也九蕭鼓蕩四溟漢武帝詞蕭鼓鳴兮發掉

歌乘回風兮戴雲旗謝玄暉詩晨光復映儻異

香泐莽浮泐烏朗切莽模朗切廣大貌海賦泐鮫人獻微綃

敵人戡銷以為幣也南海外有鏡室水居
如魚善織銷見木玄虛海賦餘見前注
曾祝沉豪牛牛曾祝沉

牲也曾重也祝史也詩曾祝致告穆天子傳天子至何宗奉璧南面
曾祝佐之天子授何宗璧何宗西向祝璧于何祝沉牛馬羊豕又天

子遊子文山文山之人獻豪牛天子
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似龍牛也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

遺一作肯 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一作龍似虬虬音求龍之无

百妖為之奔遁何以蝦蟆得為之殃也南阮述温泉之幸次叙遊障
祭龍終寓意於祿山之乱盖傷楊貴妃養祿山為義子私通之每年

幸湯泉為祿山作生日以金盆盛湯祿山裸浴其中貴妃伴為慶誕
之辰百端取樂明皇全不悟按唐史祿山為范陽府節度与揚国忠

爭權国忠表祿山必叛玄宗不信国忠謂帝幸温泉遣人召祿山祿
山必不來以此驗之帝如其言使者至范陽祿山曰此必国忠為帝

諷召我疑我不赴今奔天子命則国忠之謀不攻自破後祿山至温
泉玄宗視祿山面大喜国忠諫帝命壯士縛之不然後帝既不疑

祿山貴妃復寵愛之豈肯從其言而收縛之蜀帝罷錦屏范陽帝贈
勞愈厚遣婦鎮祿山既脫禍騎駿馬一日一夜揮鞭疾驅行七百里

至范陽遂反坡陀高大之貌祿山腹大而脹每行使人挽之乃動及
作胡旋舞其疾如風故譬之金蝦蟆金乃西方祿山胡人故云金蝦

蟆至尊指玄宗也王母指貴妃也明皇為貴妃製羽衣霞裳以象西
王母之會肅宗為太子時嘗諫玄宗云祿山有龍相必反宜早除之

玄宗曰乃猪龍也虛无底謂范陽也祿山反偽即帝位妄自尊大故云金蠟蟻然謁見溫泉者蓋亦有由謂帝驗國忠之言以卜其來與不來故曰出見蓋有由及祿山至玄宗乃歡喜而大笑後國忠諫命壯士收縛之貴妃不肯也續遣歸范陽祿山傲反豈非復歸虛無底而化作長黃虺乎甫恨不從國忠之言

飄飄青瑣郎

飄飄一作飄飄

青瑣郎指郭給事也漢制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日暮入對青瑣內謂之夕郎宮闕傳青瑣**文彩珊瑚鈎**謂郭給事之能為文章如珊瑚鈎之則出公孫瑞應圖珊瑚鈎者恭信則見一日不珍玩弄則**浩歌**出纂異記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盆而歌**水曲清絕聽者愁**尿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人製為琴曲名曰尿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也

題鄭縣亭子

地志華州治鄭縣長春宮馬翊亭子蓋堊長春宮舍外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馮高發興新雲斷嶽連臨大

路指言蓮花峯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路山大路陝華間地名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駑也大路以絕道**天晴官柳暗長春**晴一作清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十道志

長春官周武帝保定五年
大冢辛晉公宇文護所築
巢邊野雀羣欺燕雀一作鵲或作鶴

花底山蜂遠越人喻羣小趨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

獨恐傷神此感物而傷時也

望嶽

張說泰華碑華山少陰用事万物生華曰華山前對華陽後厭華陰左抱桃林塞右產藍田玉少昊

下都尊收別館

西嶽峻嶒竦劇尊凌方膺切嶒才登切山貌諸峯羅立如兒孫安得

仙人九節杖劉根別傳孝武帝登少室見一女以九節杖仰指曰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又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

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食日精者神仙傳王媪天大雨使弟子以九節杖買竹篋長數寸出行衣皆不濕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老人

九節蒼藤竹拄杖拄家庾切掌也郭璞贊華行地馬不能追拄到玉女洗頭盆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

女是挹玉漿詩含神霧篇明皇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上昇中頂石龜其廣數畝且高二仞其側有梯磴徒龜背背有玉女祠祠前有

五石号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益旱不加耗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山有古冢人莫識

俗呼為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歸一作回寰宇記華陰縣車箱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深不可

則祈兩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出應時獲兩華山記山下有華嶽
廟列宿南行十一里又東迴南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
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纒箭括通天有
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編

一門

括古括切括一作闕趙使云華山記箭前苦峯上有穴纒見天攀
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或云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

上華山上以松栢之心為箭而勒
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矣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

帝問真源

五經通義曰東方青帝靈威御南方赤帝赤燂怒西
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走紀中央黃帝含驅紐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二首

一作奉寄北
省兩院故人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二點入鵝行

鵝行言緇
紳之列也

欲知趨

走傷心處

言為華州掾趨
走參謂郡將也

正想氤氳滿眼香

懷想御爐
之香煙也

無

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

言行役之遽也詩東
方未明顛倒衣裳

何

人錯認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一作日月愁隨一線長
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攄

日之長短冬至後日畧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
功按集公有小至詩曰刺繡五紋添一線是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

唐拾遺掌內
供奉諫諍也

去年今日侍龍顏

漢高帝
隆準而

龍麒麟不動爐煙上晉禮儀故事大朝會即鑽官階以金燭九尺麒麟大爐孔雀徐開

扇影還孔雀者扇中之所益以言至日受朝賀之儀也李尤賦扇開孔雀尾玉几由來天北極

言瞻御榻之高也几一作坐周禮司几筵掌王左右玉几朱衣只在殿中間言居鸞頭之任也孤

城此日堪腸斷公在外不得預朝賀而懷之且故有腸斷之歎愁對寒雲雪滿山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子孟雲卿復歸劉顥

宅宿燕飲散因為醉歌按地理志陝州有湖城縣去州西南一百一里本隸

隴州太平與國二年屬陝漢全志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使云關鄉度湖城兩舍經關鄉湖城公曰南邁也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河縣乃何陽也集有石壕吏詩急應河陽

役猶得備晨炊謂郭子儀李光弼與賊相抗於河陽疾風吹塵言也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為之暗而不見人也湖城城

北一開顏駐馬偶識雲卿面况非劉顥為地主左氏傳地

主致嬾迴鞭響成高宴成高一作城南劉侯歡我携客來歡舊作歡

非是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經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

是年九月庚寅九部度兵伐賊安慶縮于鄴故云淮南子冥覽訓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二舍

照室紅爐促曙光紫葱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

陌

長安乃西京言土地開拓也江賦繳則地裂鑿苦天開二輔黃圖長安九衢三百

寒盡春生洛陽殿

洛陽乃東都言殺氣盡而和氣生也

豈知驅車復同軌

謂收復兩京而車書混同也禮書同文車同軌

惜刻漏隨更箭

用喜歡歡惜夜短明日分飛也陸佐公新刻漏銘銅史同刻金徒抱箭

人生會

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淡如綫一作覆古別雞曲雞鳴庭樹枝各子振衣起別候落如綫相

願不能止

閩鄉姜七少府設餼戲贈長歌

閩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閩後漢

建安中改作閩後漢志引禮郡有閩鄉唐志閩鄉屬陝郡地理志陝州閩鄉縣去州西一百七十里稍便云公公

皆冬涉春行度障關東征洛陽道史筆不書豈公公以公事行邪閩鄉初出潼關姜少府設餼乃冬係經行嵩華

道中所作也

姜侯設餼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

得

一作河水未魚一作黃河水魚

鑿冰恐侵河伯宮

言深入求魚也博雅

抱朴子

馮夷華陰人以八月

莫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養

人受魚鮫人手

周禮天官有內饔食外饔魯掌割烹

洗魚

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

作素一

有骨已剝甯春

葱

乃都唾切斫判也杜田

偏勸腹腴愧年少

少府重用故獨以

術

作勸法腹腴居上肥則不能久須先食也

軟炊香飯綠老

翁

飯一作粳維摩

落碁何曾白紙濕

碁與碁同各民要術切

放

筋未覺金盤空

言筋縱放而金盤又接鱸已盈矣

新懼便飽姜侯德

詩小雅既

德

清觴異味情

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

身無力

言用之三川尋妻

可憐為入好心事

姜侯之心歟

我見子真顏色

言姜侯禮貌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直

為今相憶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至德至德二

載甫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是詩之作乃乾元元年也

去年行宮當太白

當一作守謂至德二載肅宗駐驛鳳翔也唐地理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

朝迴

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言朝罷與秦少府同館如骨肉之親也呂氏春秋父

母之於子此謂骨肉之親也

每語見許文章伯

伯長也秦生常以文章推長於甫也

今日

時清兩京道

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

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權

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多才羨秦生潦倒用自喻衰老也用意苦曰今日相逢人情好

柰何昨夜殊無摧笑申自傷潦倒衰老不若從前而秦生多才年少只依舊也北史崔瞻傳自天保以後重更事謂容止黷籍者為潦倒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

鄴扶古切古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金牛漢中縣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

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絕通秦伐蜀取其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也

廻鞭

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

時聞肅宗即位靈武故廻鞭見天子也漢水在西南

靈州在西北朝飲馬於漢水暮抵靈州其言此馬之疾速也

自矜胡騶奇絕代

謂世代絕無此馬也乘

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

謂騶亂急難之際賴此馬獲脫於禍也有如劉

備之的驢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曹操之追

轉益無愁向駑駘輩

劉牢之馬跳五丈間以脫慕容垂之逼也

向使駑駘遲鈍必不免矣廣雅駑駘今謂馬之下者也伯樂相馬經曰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駑短脅四駑也後寬薄髀五駑也

馬頰耳如箭筒脚下高蹄削寒玉

馬接銅馬相法膝欲方蹄欲厚三寸豎如石始知神龍

別有種

西京雜記文帝九駿其一龍子呂氏春秋伊尹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注皆馬名周書異域傳青海有小

山以良批馬置此山所生得駒號曰龍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俗一作凡良馬貴骨不在貴肉馬欲有骨氣不在

肥大洛陽大道時再清

謂已復東京矣梁簡文帝洛陽道詩洛陽佳麗所大道兩春光吳越春秋夫差

放越歸國至浙江之上望見累日喜得俱東行龍臆鳳髻

吳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未易識

龍一作麟髻梁伊切馬鬣也伯樂相馬經鳳臆龍髻言馬骨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側身注目

長風生

言有精神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外館甫

赴華州日許寄負外茯苓
館甫籍華山下震之後裔肅宗即位靈武

拜館司勳負外郎知制誥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茯苓
淮南子說山訓云千歸來稍暄

暖本草茯苓二月採也當為斲青冥
斲株玉切以錐刺地也史記龜策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伏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淨无風以夜燒兔絲去之即翻動

神仙窟龜策傳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陶隱居本草云茯苓仙經服食通神而至靈封題鳥獸

形陶隱居本草云茯苓形如鳥獸龜鬣者良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潼關吏潼徒紅切水名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前廢地理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

藪云秦之陽華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後漢志之虜郡潼關故屬京兆晉地道記潼關是

也柳宗元曰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川其

關曰潼關安祿山反時哥舒翰守潼關為火拔歸仁執

以降賊由是賊陷長安後肅宗收復京城又增修阨險

如以為守禦之命甫意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將得其人加以士卒將校豫附雖无形勝之地守則人自為營豈可得而破哉哥舒不才卒二十萬之師不戰而潰使將帥得人如斯輩金增修城壘何益祇以勞民斂怨耳

士卒何草二

草苦貌詩勞人草苦貌

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潤州

圖經城號鐵壘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詩城高鐵壘橫強弩

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

關還備胡

修關一作築關

要我下馬行

要於宵切約也

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

戰格即列柵也

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道

丈人或作大人後漢蘇章父純二輔号为大人

穿狹窄單車

穿今作窄求和

山川古今記偏地有三峭東為左峭西為右峭悉長坡數十里路阻深澗屈曲盤紆車不得方軌也

艱難奮長戟

万古用一夫

淮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蜀都賦一夫守隘万夫莫向劍閣銘一人守隘萬夫莫向

哀哉

桃林戰

哥舒翰与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因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故南哀之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

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張衡西都賦左右峭函重險桃林之塞李善注桃林弘農在閩鄉南谷中唐大元元年得

元元靈符于桃林函谷乃改桃林縣為靈玉百萬化為魚光武紀

水權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錢請囑防閑將慎勿學哥舒
宗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李
之句按哥舒傳帝使使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勦突出閑
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因
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拔
歸仁執降於祿山
後為祿山所殺

石壕吏

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邠州宜祿縣即後鶉觚
照地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因

名石壕下園云地志石壕陝東成其地新安西石壕即
石峭也王深父云駝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役其老
弱魚秦為閭左之戍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余按至
德二載秋甫往鄆迎家夜投宿于石壕村因感吏捉人
以守向陽傷之而作是詩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聽婦前致詞二男鄴城戍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屬魏唐為相州或為鄴郡時郭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節
制不一故九節度之兵皆敗而還鄴城戍謂抽丁圍安慶緒也

蘇潤公本作老婦出看門言當時
丁壯皆出戍在家惟婦女持門戶
按地理志相州鄴郡故王河寬甲
居相即其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

男附書至

至一作到

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

偷生謂非久亦戰沒姑延殘喘

而死者長已矣

謂一往而不反也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謂尚

乳食也

孫有母未去

言其失戰死无所依也

出入無完裙

一作其母未便出見吏无

完裙老嫗力雖衰

嫗威渴切母也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

得備晨炊

河陽即孟三城孟三城節度古孟津在其南是時二節度屯兵於河陽以禦慶緒兵敗无丁可抽故老嫗請赴

供炊爨而已

夜久語聲絕如聞淚幽咽天明登前途獨

與老翁別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後漢志弘

農郡新安庄博物記曰西陵水出新安入維地志新安縣洛西邑唐志新安縣隸河南府侯高帝紀急守函谷

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洪南穀城

顏師古曰穀城即新安王深父云乾元元年九月中書

令朔方開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三月壬申官軍敗於水子儀收兵漸盟津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

役夫古者遺將有推轂分關之命今弃師於敵至於无告如詩之所感豈無刺焉然子儀猶寬度得眾故卒章美焉師古云乾元元年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敗而還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金次丁尺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惟郭子儀能抚士卒有詔留守東都故甫於首篇諷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儀善養士卒惜夫肅宗任之不專權分于九節度總統不一以至於敗也

客行新安道

客甫自謂也

喧呼聞點兵

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借問

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

帖一作符夜一作月

次選中男

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王城即東都也昔周公為成王營洛邑号為王城是時已收兩

京安慶緒猶獨據故帝命子儀守此地

肥男有母送

肥男言有母可恃也

瘦男獨伶俜

零傳音湖其伶俜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其帖持故至於伶俜古猛虎行伶俜倒他鄉

白水暮東流

言征夫无

期青山猶哭聲

猶一作聞言骨暴於青野也木蘭詩不聞爺娘喚女声但聞黃河流水鳴颼颼

莫自

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

即一作却言瘦脊也

天地終無

情喻人君不見恤也

我軍取相州

取一作至

日夜望其平豈意賊

難料歸軍星散營

時九節度營相州師債各散道而歸營壘也

就糧近故壘

自此以下皆美子儀善抚士卒也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但修完之就糧言就賊之糧於敵免餽餉之勞亟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其壘而已

練卒依舊京

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昔宣王中與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詩曰

掘壕不到水

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尽其力也

牧馬

亦依宣王之舊地也

役亦輕牧一作看調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况乃王師順撫養其分明

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号令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

送行勿泣血

一作垂位詩思位

僕射如父兄

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抚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慮而泣之乎趙叟云至德三載子儀為

左僕射名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蓋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新婚別

采綠刺怨曠幽王之時兵革不息故男女怨曠今肅宗遣九節度圍相州敗而還以至捉老嫗

以供軍之役是窮民无告者不得其所豈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乎又新婚者不得安其匹偶豈非幽王之

之時男女多怨曠采綠之詩所由作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時虽有所怨猶止乎礼義不以私恩而害

公義其與殷其雷能勸以義此所以為仲尼之所取也趙叟云石壕吏新婚別有詩采薇之旨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璞注別四名也詩頌弁葛與

女蘿施于松柏為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機疏今兔絲蔓延草上生黃赤如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

與君為新婚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兔絲謂物弱不能自立譬則婦人依附於

其夫也兔絲附於松柏乃為得所今附蓬麻是以引蔓不長而失其所託喻婦人嫁于征夫暮婚而晨別不如弃路傍之為愈也結

髮為妻子

妻子變作子妻蘇武詩結髮為妻恩愛兩不疑

席不暖君牀

文子墨無黔突孔無

暖席淮南修務訓墨子无暖席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

守邊赴河陽

赴一作成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郭時

子儀奉詔守東都以禦安慶緒論其成役也非窮遠之邊所恨者妾身未分明也婦人嫁三月已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

後稱謂姑嫜之名正也今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嫜姑之夫也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嫜時念我故義

訓曰素人謂舅為嫜父母養我時月夜令我藏

月一作日月夜謂臥月也藏言祕內勿令人見

蓋護惜之甚也生女有所歸

禮婦人謂嫁曰歸雞狗亦得將

狗一作黃君生往死地

生一作今晉作君今死生地孫武書置之

死地而後生鮑照沉痛迫中腸謝靈運詩沉痛切中腸誓欲隨君去

去一形勢反蒼黃謂行役之急也此山移文蒼黃反覆勿為新婚念為一作力

力事戎行戎行謂軍中之行伍婦戒其夫勿以新婚為念當努力

此也古詩勞力加餐飯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軍以勇為尚去私欲

張苟眷眷妻子之累安能盡方死一生為國立功也哉吳起必手刃

妻子謂是故也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吾士氣稍衰而敵不起者何也

軍中豈有女子乎自嘆貧家女久致羅縹裳父致一作致此

也羅縹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今暮晨別是以不施羅縹不

飾也禮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詩豈留紅粧明征夫之去无心於粧

既膏沐誰適為容古詩織織紅粉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

翔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施氏婦人事多錯逆事一作生注五故

錯逆李善注翔曰鳥獸猶不失儂子將若何望協武方切夫鳥無知之物尚且雙

垂老別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者五十不從征

由今使老者介胃不安其居固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寧靜

曲禮四郊多壘

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同一作聞

幸有牙齒好

好一作存所悲骨髓乾

作一男兒既介胃

禮介胃之士不拜

長揖別

上官

嵇康絕交書暴以章服揖拜上官

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

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加餐強飯

也老妻傷其衣單而寒勉其加餐恐其餓夫豈知此行乃土門壁

是死別必不獲歸尚何更憂其寒且飢耶古詩努力加餐飯

甚堅杏園度亦難

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進業坊有慈恩寺即隋无漏寺之故地

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猶晉作獨史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

為帝土門杏園皆設備以禦思明故李光弼郭子儀皆持兵自土門出收怕山李郭以忠義自奮善撫士得士心戍守之兵皆戮力以守壁壘甚堅為難度越不比相州九節度總統不一易以敗人生有離

此故曰勢異鄴城縱死猶寬所以持美李郭之功也

人生有離

合豈擇成無羨端

盛一作甚

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嘆

又協聲太息

也人生有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手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尤復相見之期尤為舌也是以臨歧遲回不進而長歎

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楊子川谷何鄉為樂土詩碩

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列子力命篇北塌然摧

肺肝痛念國家忌誰征戎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加慮哉

無家別勞來還定安集之而鴻鴈之民獲安其居今肅宗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天寶十四年祿山亂自死陽長駟

我里百餘家作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

為塵泥為賤子因陣敗謂相州九節歸來尋舊蹊舊

久行見空空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

也詩之意不忘仁与義此甫所以發

乎風雅之作矣曹植詩哀哉傷肺肝

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安一作敢歸來虽間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方春獨荷

鋤荷下可切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鞞與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謂祇防守本州不它適也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盪徒遠近

理亦齊今吾近行惟止於一身比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永痛

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

無家別何以為蒸藜痛念母死委之備壑凡五年不得

瘦馬行按唐書房琯有宰相器其才亦長於戰時帝命琯將兵与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

車戰法為賊所敗帝怒斥為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

所長琯長於輔相今用違所長是以兵敗奈何一跌不

復收用故唐史亦為之嘆息甫此詩寓意琯之見弃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甫欲再試用之以斥其所長則可矣故未章有誰家自養願終

東郊瘦馬使我傷不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骨骼硤兀如堵墻一作散

額反律即兀反兀當作硤硤硤骨高兒以言馬之瘦也絆之欲動轉欹側絆轉慢反馬繫此豈

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六一作火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驪以年

辰印印左驪以此名依左右相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左相解驪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

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驪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類衆道二軍遺路傍三一皮乾剝落雜

泥滓乾居寒功碎居史切剝北角切難卦剝爛也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

餘寇驛驢不慣不得將驛驢良馬不慣於角逐以喻房瑄不習乎戰鬪也士卒多

騎內廐馬惆悵忍是病乘黃乘黃謂飛黃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乘黃病不害其

為神馬瑄雖戰敗不害其為賢相也符瑞圖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其色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千歲後漢太僕

有未央廐令當時歷塊誤一蹶喻小過也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委棄非

汝能周防能一作難喻瑄之見廢亦出於不意非故為而速辜也見人慘淡若哀

訴失主錯莫無目光喻瑄之失君而形容憔悴也天寒遠放鴈為

伴

伴一作侶喻瑒遠出於邠州不獲居君之左右也

日暮不收鳥啄瘡

收一作衣喻朝廷不見收錄而

讒言中傷之也

誰家且養願終惠

顏延年補白馬賦欲終惠養蔭本根方

更試明年

春草長

義鵲行

鵲胡骨切鳥名孔子以剛毅近仁蓋物之剛猛者必有仁義乃若城狐社鼠妖害百態豈能有

仁義哉夫鵲猛鷙之鳥也世疑剛猛者不能為仁義豈知斯鵲之義烈可以人而不如乎此篇乃用寓意以回

鵲能助順終又謂其邀功不若斯鵲之有其成功而知用捨去就之義觀者可以意會而用之深旨判然可見

矣唐書回紇傳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号高車部或曰勅勒臣于突厥至隋叛去白林回鶻言勇鷙猶鵲然

當安祿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時陷賊无一忠臣義士讓袂徇國及肅宗即位靈武慨然遺使結好回鶻回

鶻送兵五千馬一万匹助帝討賊由是收復兩京祿山殄滅甫集嘗有詩云隨風西北來慘淡隨回鶻其王願

助順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鷹鵲破敵過箭疾詳味此詩豈非有義鵲助鷹而雪恥復讎乎紇小沒切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有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此以上喻賊陷京師生民皆為祿山之所吞噉
靡有子遺者也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
其父從西歸
作來王者為民父母保民
若赤子是以前父子之喻
麟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鷓痛憤

寄所宣痛憤一斗上揆孤影揆練結切拗揆也斗上謂北斗也

噉哮來九天噉哮一作无声噉吉弔切哮許交切淮南天文訓

西南曰朱天西方曰昊天西北方曰幽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

拳晉載記石勒与李陽隣居爭廬麻他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

作詩用解字須有出處嘗讀杜負外巨顛折老
拳意恐无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
高空得踏蹬短

草辭蛇涎短一作茂折尾能一掉掉一作擺左氏傳尾大不掉飽腸

皆已穿皆一作今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喻肅宗自靈武來

收復兩京遺使至回鶻結好遂得回鶻助
順而祿山始敗此失勢由此而蕩滅矣
物情有報復快意

費目前茲實執鷓鳥最易通卦驗曰急難心炯然炯一作

頃切明也詩棠
棣兄弟急難
功成失所在在一作往用捨何其賢言鷓既助

功有成不求報德忽飛去而不知其所在用捨之間抑何賢如此今
回鶻既助順討賊有功奈何留屯左輔索金繒求女子无所不至此
所以有愧於義鶻之不有成功也故用集有詩云中原有駢除隱
忍用此物又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蓋譏其邀功之故也 近

經滴水涓

涓以律切屬水在皇

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

潘安仁賦素髮颯以垂領

凜欲衝儒冠

欲一作列莊子髮怒衝冠滕子京詩怒髮上衝冠

人生許

與分

分扶問切情分也

只在顧眄間

眄弥珍切邪視也

聊為義鶻行用

激壯士肝

用一作求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

生一作老

颯爽動秋骨

秋乃肅殺之氣鶻能擊搏逢秋殺物故曰秋骨

初

驚無拘卷

謂以條拘執之恐其飛揚也

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

造化窟

窟聚也造化之妙咸聚此也

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

物謂玩物也

鵲滿樛枝

樛居糾切木下曲也

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盍為眾禽

沒

鵲鵲鳥其志在青霄不與眾禽汨沒於草萊尔

長翻如刀劍人寰可超越

言有出塵標格也

乾坤空崢嶸

言天地雖廣大而此恨不得飛騰也

粉墨且蕭瑟

粉墨但恐脫落直至於蕭

瑟

爾緬思雲沙際

作想

自有煙霧質

吾今意何傷舉步

獨紆鬱

言有飛揚煙霧之姿徒立之於雲沙而不得騁踰壯士雖義列而其材獨无所下是以一步一回顧其情為之紆鬱

而不舒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第二首時歸在陸渾莊

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

濟州禮切水名禹貢有濟河此同州水名濟州屬山東

人稀

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

無禄山之乱奔走行在如狂人亦

無時

病去憂

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以

居東故恨与
水東流也

且喜河南定

謂至德二載復東京故喜也

不問鄴城圍

時史思明據鄴九節度以兵圍

之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

公因天宝十四載乙未冬因乱而相別至乾元戊戌是為三春

而望汝歸也

故園花自發

言無主也

春日鳥邊飛

言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乱離不獲

聚會故可傷也

斷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一作直若又念與

存亡與一作汝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妾別本作室舊犬知愁

恨垂頭傍我牀述異記陸機有大名黃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絕無書信以竹筒繫書犬頭犬疾走向吳其家

作本內竹筒中仍馳還洛

贈衛八處士

按唐史拾遺甫与李白高適衛實相友善實年最少号小友今據甫此贈衛八

云昔別君未婚則知此詩乃非贈衛實也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與商一星東一星西間隔餘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又

如参与商今夕復何夕詩唐風今夕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作共箱此燈光少壯

能幾時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索老何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舊曾

作驚呼熱中腸孟子子不得於君則熱中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甫与實少時執別訪問故舊半死為鬼是以驚呼內熱安知別來凡經二十載復得再登衛八之堂乎昔別君未婚

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父執者父之執友也曲禮見父之執問我來何方

問荅乃未已陳作未及已驅兒羅酒漿駐兒一作兒女夜雨剪春韭

非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幽人鑿水納于陵陰繼之獻羔祭韭蓋新物時之所貴也按王隱晉書溫時童謠云剪韭剪韭斷腸種柳南

史周顒嘗鍾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新炊間黃梁新一作晨間去声隔也黃

梁米之精者而曰新炊非陳米也主人重客故破夜雨以剪春韭復加新炊之梁其勤意之真可知也按陶隱居本本草云黃梁本出青冀

總大毛長谷米俱屬於白梁襄陽竹根梁是也食之益脾胃主稱會面難曹植詩主稱千金

里正回會无期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蒙十觴今作累十觴非是十觴亦不醉感子

故意長謂感其故舊之意也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鄭氏即駙馬潛曜也

華亭入翠微言亭之最高地尔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

歛山樹清漣曳水衣詩魏風河水清且漣漪毛萇傳風行水成文曰漣張景陽霖雨詩堂上水生衣

說文苔也師古云水衣行也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隼鷲也向晚尋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熱

肅宗至德二載甫自賊窟歸鳳翔謁帝帝授左拾遺房琯兵敗陳濤斜帝怒甫上疏論其

罪帝貶甫為華州司功即乾元元年也是年七月在華州北地早宗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甫訂意以譏羣臣不明賀蘭進明諸琯於帝併及於甫是

故甫被逐也對食斬膾還不能 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食每愁中夜自

足蠹 一作常然夜來皆是蠹蠹許竭切甫意以蠹喻詭人蠹毒虫也言蠹人夜中可畏言詭人之為害必陰中之幸人所不知

故云每况乃秋後轉多蠹 詩小雅青蠹亦是傷詭之作秋者義氣也義能剛斷巨小人之疎斥

肅宗中與威明果斷何為東帶發強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 論語云東帶立於朝今乃見逐使之困於簿書米益之賤益免不熱

中而大 南望青松架短壑 短壑一作絕安得赤脚踏層冰 甫既不得

志遂欲棄官南隱以青松架乎短壑之上跣行重陰積瘖之地以耀此煩熱也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万里水厚百丈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凋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蟬逢秋正得其時燕於夏月已如客之將辭秋也甫自喻如秋後之
燕蓋言日月並邁節叙更變老之將至而平昔隱居之願未獲酬素
志而年已半百矣豈不凋張也哉雖然弃官亦由乎人何必拘於形
役而為形體之慮耶昔陶潛棄彭澤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亦是
意也觀此一篇作於乾元元年而二年東棄官之秦州矣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

死別不過吞聲飲恨一時之思也

生別常惻惻

生別尚有相見之期無時而不思故在心常惻惻然

江南瘴癘地

李白為求王璘府屬官永王璘誅白坐罪當誅

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陽尋賜歸江南道今之江州南火方也故地多瘴癘

逐客無消息

逐或作遠昔秦李斯為秦逐客時白見賤故云逐客

故人入我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一人為友每相思

敏便於夢中往尋但得至平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明我長相憶

樂府詩夢見已在他鄉上

有長相憶下有恐非平生鬼疑其已死也路迷不可測迷一作遠魂來

楓林青楚序多楓謂白霓自南楚而來也竟返關塞里竟一作夢關塞指同州用時若同谷謂

白霓自同谷而返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以或作似何有羽翼飛騰至此落月

滿屋梁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猶疑照顏色劉原父云此詩人第一格李詩

者未易到也西清詩話云白雁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贊和章其風神超邁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俱不若以陵是屬此與太白傳神詩也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有鱗曰蛟龍蓋言南海風濤之險恐白羅倫購之患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浮雲指讒臣也遊子指李白也然白見逐不復召還良由義臣蒙蔽

於君也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

促有促言不致曲也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一作秋多風舟楫恐失

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痛京華斯人獨顛

顛顛顛通作樵梓言士大夫雖多徒竊祿位而已孰云網恢恢

譏憲網之密濫及無罪也老子將老身反累身一作才蓋傷白少年見重於玄宗

至使御手調羹龍巾拭吐不
意今日暮年反為才所累也
千秋萬歲名桓譚新論雅門周謂

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云孟嘗君尊
貴乃如此乎阮籍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
寂寞身後事杜甫

曰生不見用身後有名不過委之寂寞之鄉果何
益哉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度時度為賊所得偽署以

天台隔三江天台山在台州浙東路也名山畧記天台山是定

曰揚子江三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非

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
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昔如

水上鷗水一作江言無拘束也南越志鷗水鳥今若置中兔若

作為置子斜性命由他人言兔陷網性命悲辛但狂顧言如

顧眄而山鬼獨一脚魯語木石之在變網蝸韋昭注木石謂山

效人声而迷惑人也釋名山精也變一足謂之山纒或云獨足網蝸山精

日夔博物志一足曰夔蝸蝸也蝮蛇長如樹海經蝮蛇色如愛

文大者百餘斤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山用蝮蛇言所聚

歲月從來禦魑魅左氏文公十八年傳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多為才名誤

今虞誦為司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按集甫有贈虞詩云才名四十生蓋謂此也 夫子嵇阮流更被時

俗惡被晉作曹虞為入放蕩性頗嗜酒故甫比之嵇阮然為禮法之士所疾按阮籍傳籍字嗣宗母終能為青白眼見嵇喜來

手籍亦白眼喜不擇而恨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海隅微小吏州

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 海隅微小吏州

在晦之隅司眼暗髮垂素謂其老也潘安仁秋四鳩杖近青

袍一作黃帽映青袍黃帽乃竹籬冠也後漢孔融志八十九十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謂之鳩杖為者不喧之鳥欲使老人不

嗜非供折腰具司戶乃掌輸納禾穀之職論度才器之大非止可以供折腰之具也晉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數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事鄉曲小人平生一杯酒沈休文詩平生少年

日分守易前期勿言一杯酒明日一杯酒見我故人遇古詩蘭西逢故人按甫集有贈

難重持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見我故人遇古詩蘭西逢故人按甫集有贈

度詩云得錢即相覓相望無所成甫居西爰居東相望乾坤

莽回互言天地雖大也胡為其身若無所容乎 天河廣雅天向謂之大漢亦曰雲漢星漢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轉作景一作轉縱被微雲掩終能求

夜清能一作當以喻賢人為群小令皇動雙闕伴月落邊

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

織女當渡河吾已被召與尔别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曾語牽牛明日失丁所在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

五十韻賈嚴二公皆賤官也按唐史賈至嚴安蒲人

至德二年坐房暗罷京兆尹賤巴州刺史

衡嶽帝猿裏巴州鳥道邊巴州居山嶠之險也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尤編縣自右興鳥道四

百里以其險絕猶無至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迹尔故人俱不利謫官兩悠然悠然

開闢乾坤正言肅宗收復兩京也榮枯雨露偏言恩澤不均及長沙

才子遠此以賈誼喻司馬之不見用也按賈誼傳誼在揚州人年十

大夫去終謹之風善之釣瀨客星懸此以嚴光喻嚴使君之不見用

武同游李光武即位遣使聘之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膝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尔

除為諫議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灘在東陽江下与嚴陵嶼相接桐庐縣南有嚴子陵釣魚

處今山邊有石臨水上可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殷憂謂

般也自此以下皆用自喻肅宗即位靈武用自賊中竄身歸至鳳翔謁帝行在討胡愁李廣謂討胡之

无李廣之為將也奉使待張騫謂奉使之未還則恨无張騫之為使也餘並見注無復雲臺

仗言昨玄宗出幸避亂无復嚴整法仗也更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虛修水戰船謂玄宗示虛修水戰之具而

不能用也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前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流落劔

三千劔指蜀之劔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二千里之遠也或引莊子趙孝文王有劔客三千餘人誤矣書角吹秦

晉吹一作散秦晉之地皆吹鼓角言關中皆用兵也旄頭俯澗瀾澗瀾之水隱映胡星言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

志昂為旄頭胡星也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小儒公自謂也有識公託言也昔董卓符堅二

人雖崛起音無成立故用與有識者皆輕笑之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仁也按後漢董卓傳卓凶暴无道忍性狂猜擢用群士以尚書韓馥

為冀州刺史馥到官與表紹之徒十餘人各因義兵同盟討卓後王允使呂布刺卓又十六国春秋西秦苻堅遣疲伐晉遂至破敗抚蓄

鮮卑符融諫不聽
後為鮮卑所亡
浪作禽填海那堪血射天
此皆言女史之不知量而亂華

何異精衛之填海帝乙囊血而射天乎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本赤帝之女嬉遊於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鳥名曰精衛常取

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述異記精衛一名誓禽誓誓不飲東海水故也一名堯禽又曰志鳥俗呼女雀江淹詩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又史

記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曰射天武乙獵於河謂之間雷震死萬方思助順一鼓氣

無前
左氏傳曹劌曰夫戰氣也
屯兵京師陳倉北近長安肅宗屯軍太白山下陽可以勝陰人臣道

也故知賊之必敗遂有陰散暗熏之語按陳倉鳳翔之屬邑太白山

在鳳翔武功縣前漢志右扶風陳倉三秦記秦武公都雍陳倉縣是也又曰太白山南有陳倉山亂麻屍積衛

北也賊兵之中為王師所敗其屍如亂麻之多也前漢武五子替始

皇即位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梟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

於破竹勢臨燕燕范陽也綠山之巢為王師所敗其勢若破竹

道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法駕還雙闕
至德二年十月辛卯帝王師下

八川
謂王師已平關中矣關中記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陸四灃五

也此時雲奉引
奉引謂公為左拾遺
佳氣拂周旋
光武紀論曰揚善氣者

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望見春
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之蔥蔥然

貌虎開金甲甲一作匣言衛兵整肅也書技藝如

虎如麒麟受玉鞭言群才為帝駕御也趙子操云麒麟以言御馬

王鞭又云德宗嘗幸興慶宮只於樓壁中得宝匣中獲玉鞭其

未育文曰軟玉鞭即天宝中異國所獻端妍節文光可鑒物

侍臣請入仗言法仗復備皆近侍所舊諸人者矣

廐馬解登僊言諸禁復嚴備也准南子天下有道飛黃

伏皂駝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八

廐馬四千餘匹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既化為青衣童子騎一

大馬乘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

空而去淚潺湲哭廟悲風急言天子哭祭九廟故衣冠之士為之痛

然而生矣朝正霽景鮮朝直遙反正諸成切謂元日朝會而天氣清明也

月分梁漢米梁漢間所貢賦之米帝以月給百官廩俸也謝承後漢書帝分肉亦漢儲米給民

春得水衡錢得亦刊作給水衡掌山澤之賦春得水衡錢以供國用也漢宣

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糶從民起第元應邵曰水衡與

府皆天子私藏耳內藥繁於纈纈乃內藥之花宮莎軟

勝綿宮莎乃宮苑之草恩祭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入一作勳用言去賈嚴於收京之後同拜恩榮出入朝省以肩相隨也書畢陶拜手稽首賜言曰念哉曲禮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晚

著華堂醉言同堂而飲也寒重繡被眠言共被而寢也響齊兼秉燭或

燭響而畫行或同書在滿懷言同在禁掖往還尺牘之多也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所以極言一公之才秉鈞方咫尺詩小雅秉

氏傳天威不違顏咫尺鍛翮再聯翩鐵所介切前翮也言為宰執不遠而

南子飛鳥禁掖朋從改改一作換言友舊皆改秩節也微斑性命全甫坐論

宜罷相房為華州司功猶得保全性命也青蒲甘受戮受一作就時公任拾遺故以

寢疾史以親密得侍視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諫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白髮竟誰憐

甫自歎其老也弟子貧原憲甫言其貧如原憲也諸生老伏虔自喻老如伏

以書教于齊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猶且未達况甫在

鄉黨之序所事於賈嚴者又何敢居其先乎舊好腸堪斷公懷二子有夙契也新愁眼欲穿

公歎二子曹新謫也翠乾危棧竹乾居寒切枯也棧土諫切棚也指言巴州以竹為棧道也紅膩小

湖蓮

湖一作池指言岳州有蓮池也

賈筆論孤憤

指屬賈司馬也昔韓非子作孤憤之書

嚴

詩賦幾篇

指屬嚴使君也

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目錦無停

織

喻譏人巧言之成文也詩巷伯萋兮菲兮成是貝錦

朱絲有斷絃

數二子無知音而戒之也呂氏春秋鐘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鼓者或曰朱絲絃言其直也

以此正人端上有斷絃言正人被中傷也故下文有碎首

空拳

謂是也

浦鷗防碎首霜鷓不空拳

鷓胡骨切鷹屬兩句通義謂二子如浦鷗鷓言

如霜鷓既不容拳期於必中則鷗當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之至也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

石泉之間矣

且將暴度日應用酒為年

謂二子以暴酒自遣也

典郡

終微眇

謂嚴雖典郡權為微眇也

治中實棄捐

治讀從平声治中即司馬也謂賈雖任治中實為擯

棄也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

安排求傲吏

言身雖為吏而其志高傲未嘗越分有所求也謝靈運詩居常

以待盡處順故安排郭璞遊仙詩僚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曰傲吏

比與

展歸田

言乘與將歸田園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

去去才難得

才而難見

用是以欲去國也古樂府去去復去去

蒼蒼君理又玄

蒼蒼君天也言天理之玄妙不可知

古人稱

逝矣言歸去不復仕也吾道下終焉終窮也

隴外翻投跡言叶音復入漁陽復控弦言史思明再笑

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用傷為妻子所累是以客親故行

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述遭述株倫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靜便安貌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騫一作如公尺慕惠何處有陶甄樊

山寺天水圖經隴城邑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之姪仇

野寺殘僧少寺諫瑞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麝香小

志鸚鵡三種交人謂之鸚香鸚或云鹿也石亂水通人過水或作石非是尔雅釋水是絕流

州巴南志鸚鵡三種交

竹簾竹花也僧舍多種之也

佛龕剝石閣道回旋上下千餘尺蓋麥積

亂懸崖置屋半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纖一作秋

示姪佐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七月秋風起八月秋風高至九月則風落也君來慰眼前自聞茅

屋趣佐先卜祭東柯只想竹林眠甫翁得与佐共住也滿谷山雲起侵籬澗

水懸嗣宗諸子姪嗣一作阮早覺仲容賢晉阮咸字仲容藉之姪也藉字嗣宗性疎

懶而仲又放蕩不檢与叔藉為竹林之遊耳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

野客茅茨淡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叔須汝故相携

杜康純交善性復踈懶節鷺肉錢

白露黃梁熟孔子春秋之月白露降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

細願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本草冬葵子生少室山蜀

葵子刀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爾雅釋草有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也

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

澆堅堯切沃也

交橫落慢坡

分引泉水灌園故交橫而落慢坡言波翠如綠

慢威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菱

香菱即菱也武陵記兩角

曰菱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木葉

通林帶女羅

女羅乃松蘿者也

甚聞霜華白

胡

介切葦菜葉似韭

重惠意如何

宿贊公房

贊京師大雲寺主誦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

按頭陀寺宗碑法師擁錫來游大智度論菩薩常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錫杖故又名香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釋氏要覽昔高僧隱峯游五臺山出惟西

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上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挂錫

秋風

已颯然兩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昔慧遠法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甫平昔與贊

公遊從亦其比也今云霜倒他蓮寓言蓮社冷落也

放逐盃違性

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遊爾

虛空

不離禪

離去聲雖謫在空虛之處亦禪家固所宜

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寄高三十五

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忌其才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聲事兵戈久索居

索素各切散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雖事而素居亦已久矣

時

來如官達

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官達

歲晚莫情疎

言無隨世態也

天上多鴻

鴈

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

池中足鯉魚

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相看

過半百

過古不切呂氏春秋人之壽不過百

不寄一行書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行人邊秋一鴈聲

鴈喻言其兄弟隔絕遂孤也

露從今夜白

風土記八月白露降

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

分散一作羈旅公有一弟方賊亂時一在齊州

一在陽翟

無家問死生

亂離流落故無家也

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南部新書此公流寓秦隴詩也

雨晴

天外秋雲薄外一作際一作水秦州曰天水州從西萬里風

今朝好晴景庚信詩弄風詩今朝好風日園死足芳菲久雨不妨農塞柳行

踈翠塞一岸山梨結小紅胡茄樓上發一鴈入高空張祐詩萬

人齊指處一鴈落高空

即事

聞道花門破花門即回紇也按唐地理志甘肅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此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嚮屈曲東北

行千里有盜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此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橋帳集有留花門詩

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回紇助順討祿山收長安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幼女

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愁思拋雲鬢鬢一作髻腰支贖寶衣贖一

作勝贖羣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初為和親之因以籍其來助順和親既非而索戰則

所以籍之之意又違矣魯言又二合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

遂與意違也

歸燕

此公感物託意以自喻也

不獨避霜雪

亂也

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

知歸

四序送運已有炎涼燕自知之喻甫之主就非若俗態之奔競也

春色豈相訪衆離

還識機故巢僅未毀故巢喻會傍主人飛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

戰國策鏖甲効勝於戰場

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

黃葉墜我前

墜一作墮

朽骨穴螻蟻

老子傳其骨已朽莊子又

為蔓草纏

江淹恨賦試望

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嚴助

傳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漢虜互勝負

勝負一作失約漢言中國也唐承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今承唐

後尚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兵無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擊殺傷過當

封疆不常全

前漢匈奴傳贊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累相當雖開江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奔造陽之北九百餘里

安得廉

取將

取一作願

三軍同晏眠

肅宗已平涼山奈何思明猶據鄴甫意欲專車數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

尚与吐蕃倚戰雖云開拓邊疆以復吾中国故地獨不念暴骨原野
可為哀痛也故用欲得廉恥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來則守禦去則
勿追与二軍晏眠不至生事斯可矣讒當時
將帥無恥養寇以貽國患而自肥其已故也

高秋登寒山寒一作塞**南望馬邑州**于寶搜神記秦人築城於代州塞內以備胡城類者

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故名為馬邑
呂夏卿兵志唐肅宗至應元年龍右節度使高駢言馬邑晉州據秦

城山谷間相距三百里成州益井中道也請徙就之遂徙馬邑州於
鹽井城置靜戎軍趙使云此非漢鴈門之馬邑乃秦州地分今於本

處有石碑
降虜東擊胡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按

標榜焉
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促
野疾也朔方以東備胡
壯健盡不留匈奴傳漢大發關東輕

石仇便習騎
射者皆從事
穹廬莽牢落匈奴傳父子同穹廬取注穹廬**上有**

行雲愁老弱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捐之以為**哭道路**不可議曰寇盜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車障孤兒
號道路老母寡婦泣巷哭上從之
願聞甲兵休匈奴傳匈奴

休士復故約
以安邊民
鄴中事反覆一作鄴中何蕭條鄴中乃相州也按

是也後漢韓遂語馬騰
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
死人積如上諸將已茅土載驅誰

與謀

甫意謂代州唐家以勳降虜在此方回統以兵助帝東討祿山代州壯者盡行惟老弱守城目况回紇餘兵與雜種降胡

在是觀其穹庐莽莽雲色慘澹忽若變從中起豈不危哉是一祿山死一祿山復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

也况又鄴中叛服不常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朔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者積如山萬一更有變諸將已富貴誰與國家謀是事

哉時思明在鄴勝負未可知此甫所以為朝憂也按禹貢厥貢淮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与之使立社

壽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主王者覆四方詩載駉駉馳驅

豐年孰云遲

孰一作既云一作亦

甘澤不在早

曹植詩膏澤多豐年

耕田秋

兩足未忝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

門士

衡門貧者之居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為門淺漏也

忽悲尚枯槁

屈原漁父篇屈

原既放形

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

時春早至秋方兩春苗差期已交九月得雨而成喻衡茅之士又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

邪甫意勉又困之士譏驟進立功者不足為貴也晉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

但訝鹿皮翁

鹿皮翁甫自比也

忘機對芳草

芳一作荒劉向列仙

傳鹿皮翁者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奉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曰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日梯道四間成升其巔作祠真舍留止其旁絕其門以自固食
芝草飲神水且七十年苗水未出來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
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族令
下山著皮衣遂去遂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赤谷西崦人家

掩衣險切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城山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

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元年照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乾元三年遂弃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

家因有是詩也

躋險不自安

躋一作路安王荆公作宣言其行役之苦也謝靈運詩云路險兼幽居

出郊已清

目溪迴日氣暖

謂溪繞山回環其地燠暖也

遙轉山田熟

謂四環皆山田遙隨山轉

故人勤於耕也

鳥雀依茅茨

言其靜也

藩籬帶松菊

言其幽也 如行武陵

暮欲問桃源宿

甫愛此處風景比之桃源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於溪行忽逢桃花林夾

岸芳草鮮美漁人異之復行窮其林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入初極狹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髮垂髫怡然

自察見漁人乃大驚問便邀還家設酒依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

數日辭去既出遂迷不復得路

初月

是時肅宗乾元初甫在秦州。薛亂作此詩以刺肅宗即位靈武不能明其德而李輔國居中用事。

恩寵太過也。

光細弦欲上

光細一作常時。昔陳大皆判作欲稍便。云乾鑿度曰月二日成魄八日成光其成光之際則名曰弦。

今曆家於八月標為上弦。此言初月乃然出之月也。

影斜輪未安

謂舅未安國也。

微升古塞

外已隱暮雲端

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按唐書張皇后善牢籠稍預政事。古今李輔國相助多私。譚稱推徙太上皇西內。蕭孟王之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漸來越王係謀危太上皇以誅死。詳觀此詩頗有深意。

河漢不改色

言月出便隱。惟河漢不改色也。

關山空

關山空一作滿。謝靈運詩團團滿葉露。

自寒庭前有白露

暗滿菊花團

詩團團滿葉露。

擣衣

擣衣

亦知戍不返

婦人知其夫戍邊亦不返也。

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

苦一况經長別心

經一作驚。空辭擣衣倦。

一寄塞垣深

垣邊

城也。蔡邕上疏奏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謂音

砧声也此篇言征戍之苦秋至戍砧擣作寒衣送至塞垣用盡閨中之力以擣衣其砧声聞於空外使人不忍聽之也

促織

爾雅釋蟲蟋蟀蝻郭璞注今促織後漢襄楷傳指上疏曰布穀鳴於孟夏蟋蟀鳴於始秋注布穀一名戴狂一名戴勝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秋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詩幽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萇傳

蟋蟀蝻也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蝻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謂之懶婦又曰促織一名投機謂其声如紡也又曰沙雞一名蟋蟀謂其声如紡織也以此考之實一物而異名焉

促織其微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長妻王彦輔作樓悲絲與急管絲一作絃

白雲一曲催絲急管為君舞古樂府悲絲激新声感激異天真促織秋蟲也常夜鳴其声哀切故動人此蟲常鳴於

草根夜入人床下使久客故妻皆驚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蟲聲自然也

螢火

此篇公因物所感而作也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夜光一名管燭一名熠燿一名燐腐草

化之食蚊蚋也

幸因腐草出

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敢近太陽飛

螢火常以夜飛而腹下有光詩所謂

熠耀宵行是也即未嘗近太陽以意測之蓋甫以太陽喻人君螢火乃腐草所化月令所謂腐草為螢是也古者謂宮刑為腐唐之季世閻官弄權公之此詩蓋諷之也故有敢近太陽之語然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喻閻侍小人侍君之側弄權肆讒也說文曰太陽精也

也未足臨書卷

晉車後首囊螢火以照觀書

時能點客衣

喻其能以讒言中傷正人

也隨風隔幔小帶兩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

歸

螢火出於腐草喻閻侍起於微賤而弄權肆讒一曰朝廷清明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也或云此詩指李輔國也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強其兩切

味苦夏蟲避叢卑春

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

在茲

言此竹雖疲弱然得其所托亦足以保其生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助

陳留風俗衰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姓咸咸子瞻瞻弟咸從子脩字族弟放放

弟裕皆有名

人物世不數

數所矩切計也信彌衡傳餘子碌碌不足數

塞上得阮生

迥繼先父祖

籍族系盛分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自陳留風俗既衰後世子孫其才無足數取者甫既母

阮昉美其實不墜其父祖之遺風也趙僕云按晉春秋籍出陳留尉氏人物元古昉江左人門第一孟昉居于隴外也

貧知

靜者性

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謝靈運過始孟聖詩還得靜者便

自益毛髮古

自益一作白蘇本同白

益言不以色慾敗其真氣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

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

環堵

環牆也昉安於環牆之室任長蓬蒿時車蓋來往者唯入鄰家而昉之室皆環翳蒿耳孔儒行儒有環堵之室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

所如蓬蒿沒人閉門養性終身不出

清詩近道要

唐人詩多綺麗惟昉獨有理趣

識子用心苦

子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為詩也子一作字或引劉棻常從揚雄李作奇字刻微見雄太元謂之曰空自舌謂昉善篆隸故云

尋

我草徑微寒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林避喧喧甘猛虎

是時防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道謝絕當世不接喧喧聲雖猛虎所甘心也足明箕穎客榮貴如

糞土甫美阮防真有箕山穎水之節規榮貴如糞土亦按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天子許由遂之箕

山之下穎水之陽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榮季曰况瓊玉乎是若糞土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高陽客陽一作雲三連穎水春嵩陽屬穎川連別也彪避祿山亂隱居嵩陽上甫用別

已經三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徑宋謝靈運好登

山陟嶺嘗陶公漉酒中南史陶潛傳將候菊邊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覆後著之羣兒

彌宇宙謂盜賊之多也此物在風塵此物指影猶言此尤物也歷下辭姜被

用昔在歷下曾與彪同被而寢也後梁姜賊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愛天至謝承書曰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關西得孟隣後在關中又同隣而居也劉向列女傳鄰孟子

之事孟母乃去舍市傍其孺戲為賣人術賣之爭孟母後從舍李宮之傍其婦遊乃設俎且指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

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人性沉靜故先

生藝絕倫美彪草書詩草書何太古一作草書詩興不無

神曹植休前輩以美彪詩興之神前更无子建張芝更後身

以美彪草書之古後復有伯英也後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時人室之寸紙不遺草聖數篇吟可老

言彪之詩筆雖老一字實堪貧言彪之草書雖將恐曾防寇

窮能窮其趣也深潛託所親貧可以致富也聞倚門潛一作情依夕

避也詩將恐將懼如期必至不使倚門托親戚而潛至昏暮矣戰國策王孫賈事齊

閔王王出走失王之如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汝不知其如汝尚何歸又昔薛

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所以至

矣言精潔其膳以奉母也東廣微補踈嬾為名

盡力索餐晨亡南陵詩譽尔夕膳紫尔晨餐踈嬾為名

誤甫性踈嬾為功名所誤故至敗逐也驅馳喪我具奔波風

其真率索居猶寂寞猶一作尤索悉各切相遇益愁辛江

聘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朝

喻肅宗重建七朝也後

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

文公賞從臣

喻肅宗推恩隨車駕者左

氏信公二十四年

商山猶入楚

甫自比也十道志商山一名楚山四皓皆河內軹人秦政暴虐乃

相與隱此山

源水不離秦

源一作渭或作端離一作知源指桃

功今恩例不及於甫使南困於荆楚客于秦州何異桃源之避亂一往而不反乎餘見前注

存想青龍秘

道家

有存想之法此下皆美意也神仙傳太陽子謂太陰女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象論曰青龍東方甲乙木潛藏變化故

言龍又歌曰子稱虎卯稱龍龍虎相全自合同龍居震位當六八虎數元生在一宮

騎行白鹿馴

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孫柔之端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玉珠之體符有金方也又周真義入龍嶠山見委

門子乘白鹿而行

耕巖非谷口

揚子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于巖石之下餘見前

結草

即河濱

即一作欲河上公公從文帝時結草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餘見前

肘後符應驗

晉書共有肘後方

囊中藥未陳放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

乃良覲

會也甫與彪別後死緣再長良會也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言彪之勢伸而甫之勢屈也彪

以疎散故伸甫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論語依於仁鼓角凌

天籟莊子齊物篇汝不聞天籟乎關山倚月輪倚一作信官場羅鎮磧一作

作蒙鎮樊作錦四鎮之地皆置官場收賦敵以供軍須也或曰官之戰場也賊火近洮岷謂吐蕃入寇也臨洮

岷山志劍南其山名岷峨屬導江縣蕭瑟論兵地兵一作功蒼茫鬪將辰茫或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餘孽殘寇也高興知籠鳥潘岳秋賦猶

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斯文起獲麟言彪之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

秋起於獲麟也左氏哀公十四年傳孔子西狩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宋玉

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二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遙憐

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劉愔傳側身里巷處約思純張衡四愁詩側身北望涕霑襟寄食

一家村烽舉新酣戰淮南子真覽訓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接戈而麾之日出為之反二舍啼

垂舊血痕

詩鼠思泣血

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宋玉有招魂篇

汝懦歸無計

懦弱也切弱也

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

西京雜記烏鵲

巢而行人至

深負鵲鵲詩

鵲寄書曰幻鵲盧經切鵲鵲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故以喻兄弟之相助也詩棠棣鵲

鵲在原兄弟急難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

命如絲

後漢劉茂傳孫福為賊所圍命如絲髮

秦州二十首

寰宇記魏初中分隴右為秦州秦州曰天水郡州記曰前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南乾元初坐論房瑒事貶華州司功屬閩輔餞弁官西去度隴右客秦亭此詩二十首今止十九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因論房瑒有此遊也

遲回度隴怯

南

度隴依於臨洮也辛氏二秦記隴西閩其坂九廻不知高幾百里望秦川長女如帶應劭送書音義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岬

及關愁

又作入水落魚龍夜

浩蕩

西流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魚龍水

會上下亦通謂之魚龍川又曰魚龍川研山水溢石室比流出研

渭之間又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鯁鯽之形鱗鬣皆具狀如插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

之形鱗鬣皆具狀如插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

久而土疑為石遂留形迹爾或曰按鄴道元水經魚龍以山空鳥鼠

秋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為鼠其鼠為鼯郭璞注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

西首陽縣孔安國尚書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互為牝牡後漢志隴西郡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山海經曰渭水鳥鼠同穴山東

注河入垂陰北唐志鳥鼠同穴山在渭州之渭源一云鳥鼠山渭川青雀山渭水發源也西征問烽火前注

心折此淹留謂時吐番之亂也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山北寺山一作城勝跡隗囂宮囂五高切地志秦亭隗囂所都何山磅礴雄峙隴外

後漢隗囂傳囂天水成紀人注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初囂據故地節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囂為朔益王

寺即囂故居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趙

度溪風清渭無情極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愁時獨向東趙

云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公乃心乎長安可知矣師古云南東望海三園之亂可愁也

州圖領同谷南乾元元年秋出讓垣緣三翠峯今一年秋挂印客秦東游秦谷十道志漢下辯道止始中立廣業郡

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按寰宇記唐成州禹貢梁州之域古西夷地天寶元年改為同谷郡驛道出流沙後漢

志居延澤古流沙獻帝立為西海郡餘見前

降虜兼千帳

降戶江切服也唐吐蕃貴人處于大纜帳

居人

有萬家馬驕珠汗落

珠一作朱謂馬之汗血也

胡舞白題

斜

題一作啼非是白題胡名謂胡人之舞則頭偏而斜矣南史西域傳白題國土姓支名舊設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裴子野傳武帝

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骨遣使由岷山道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顏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凌曰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

白塗聖其額也

年少臨洮子

子一作至洮徒刀切今之洮州也餘見前

西來亦自誇

鼓角緣邊郡

此篇諒鼓角也

川原欲夜時秋聽

發聲讀平

上聲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

一槩

時東有安史之亂西有吐蕃之擾故云一槩也

吾道竟何之

孔子云吾道非耶飛子茫乎何之

南史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此篇賦天馬也前漢張騫傳武帝發書易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西極大宛馬曰天馬又禮樂志武帝歌曰太乙况天馬下又天馬來從西極

浮

雲連陣沒

或曰南史乃沙苑別名唐置牧馬監是時哥舒翰戰敗於潼關九節度兵敗於相州死馬万匹皆連陣而掃地盡

矣故甫傷之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餘雲

秋草徧山長

徧一作滿甫傷草之茂而无馬齒之

也聞說真龍種甫自喻也武帝天馬仍殘老驕驕仍殘亦

亦甫自哀鳴思戰鬪趙子操云唐人以餘為殘蓋言所餘馬備

邪迥立向蒼蒼

城上胡笳奏言用兵以山邊漢節歸言通使於吐蕃即滯

節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防金微也後漢竇憲傳憲以比

廣微弱欲城之遺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

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續唐六典羈縻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也

士苦形骸黑言士卒行役旌踈鳥獸稀旌師民瞻本作林

於民那堪往來戍堪舊恨解鄴城圍鄴城乃相州也西邊

城尚為思明所據既圍而後解則戍役既舌吐蕃之戰而鄴

之土疲於往來所以恨其未勦滅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山一作石無風雲出塞古今注塞

擁塞夷不夜月臨關趙子操云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關蓋後

秋也無風谷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部經畧西邊親至其外或曰不夜蓋

故以屬國歸何晚言使未還也蘇武歸漢為典屬國樓蘭斬未還言賊未

為名樓蘭言使未還也蘇武歸漢為典屬國樓蘭斬未還言賊未

云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皆殺漢使者介子持節使以斬樓蘭王女婦首垂之此關封義陽侯煙塵獨長望

獨一衰颯正摧顏作一

聞道尋源使時遣使至吐蕃因借張為以為言則涉張騫傳騫

地形所有大宛以蒲萄為酒大宛別邑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元天馬子也荆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見一女織丈夫牽牛飲河遂還山海經崑崙之東南隅大推河源從天北路回牽牛去幾許死馬

至今來右皆用騫事也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時幽燕在賊境郡國未盡也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士多死亡哀憤之聲形于羌笛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此狀驛亭景物之盛也或曰竹以喻君子柳以喻小人稠疊多幽事謝靈運始靈墅詩石嶠巖稠疊喧

呼闕使星時乱多故音嘗見使吐蕃者之往來也後漢李邵指星以視二使晋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老夫如

有此不異在郊垆老夫如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垆矣

雲氣接崑崙命涔涔塞兩繁慘切羌童看渭水羌童謂降虜父

如而蕃息也後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水所出使客尚河源尚一作向或云甫自北也煙火軍中

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雲一作風黃鵠翅垂兩蒼鷹

飢啄泥皆公自傷之碎前門誰自北前門指祿山之巢穴言收復燕

人北還也鮑照出自北門行募騎屯廣武漢將獨征西征西指

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不意書生耳南史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也漢山今彭為臨衰厭鼓鞞厭一作見鞞

山頭南郭寺南一作東水號北流泉水方折必滯諸東其勢順

臣之調平詩處池北老樹空庭得清渠秦州記天水

流蓋亦惡其逆尔一邑傳秦州界无山有

水一瓜北流秋花危石底秋花非玩物况危於石底晚景臥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

趙使云秦州枕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

公隼有佐還東柯谷詩又有西枝村宿贊公上室詩天水圖經隴城縣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姪佐草堂東柯谷南麥積山端應寺上山

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繁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縈橫可涉玉堂閑話隴城縣有東柯僧院其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憇可以來風

遊人如市也對門藤蓋瓦言藤蔓蔽蓋瓦上也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

粟種粟皆在肥地而地瘠翻陽坡可種瓜廣志曰瓜之所出嫩

且粟者則地之美可知也茶鑿云宣州宣城縣有茶山其東為朝日所燭号曰陽坡其茶最勝

形如小方餅橫鋪茗芽其上太守常薦之於京洛題曰陽坡橫紋茶

是詩所謂陽坡其亦以日之所燭欤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借言桃源也或引俗以三月水

為桃花水誤矣萬古仇池穴仇渠尤切後漢西南夷傳白馬氏者武帝以為武

州上祿縣南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与秦城接壤同谷圖經隋

平仇池氏建西康州于同谷三秦記仇池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名

仇潜通小有天茅君內傳大天之内有玄中洞三十六洞第一

他委羽之洞周回一力里名曰大有仇明之神魚人不見世說仇池有

天按集公憶昔詩云此尋小有洞是也

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經十九靈泉也福地道書有二十六洞天七十二語具傳福地真蓋云金陵者洞墟之

膏腴句曲之福地獲之者萬方知之者无一内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洒金陵之福地餘見前近

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南謂仇池西南有靈泉十九似出神魚食之者輕季故懷之而有卜居之

意也余考之王仁裕入洛記仇他數千仞蒼崖四面危絕天造石城惟東一門可上平田百頃甘泉百孔一夫持闕力夫莫窺而南詩以

十九泉為言蓋李其大者矣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縱意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一作塞風客

舍兩連山阮籍行多哭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癯哭而反顏延年詠阮

論途窮能無慟龐公隱不還岷山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

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東柯遂踈懶休鑷鬢斑

遂一作放甫愛東柯之景致遂欲慕阮籍之命駕龐公之採藥而居

于此谷也南史齊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問王我誰

耶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巨有為人作曾祖而按白髮乎即擲鏡鑷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落日逾暮年邀雙鳥甫言

欲与妻隱 晴天養片雲 野人矜險絕 水竹會平分 謂谷中

人以竹筒 採藥吾將老 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神仙傳呂恭將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

還晉葛康採藥遊山澤 會其得意忽焉忘返 兒童未遣聞

邊秋陰易夕 不復辨晨光 簷雨亂淋慢 山雲低度墻

鸛鷓窺淺井 鸛落胡切鷓疾之切水鳥也此喻細民之无食也揚子博物志鸛鷓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

生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 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 虹蚓上深堂 深一作高喻小人居高位於廟堂之上則

君子擯逐於崖谷矣或謂以積雨久陰而然也崔豹古今注虹蚓一名蛇蟪善長吟於地中江湖謂之歌女 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 山高客未歸 公自謂也 塞雲多斷續 言山障多礙也

邊日少光輝 言霧霧深也 警急烽常報 烽謂烽燧也言邊庭警

子建白馬篇邊城多 警急胡虜數迁移 傳聲檄屢飛 書長尺二以徵召也魏武奏

事云若有急則插 以雞羽謂之羽檄 西戎外甥國 按唐書正觀時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皆下嫁吐蕃

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靈國公主下嫁回紇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璞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一室是也唐贊普遣名悉蠟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近一作迂叶蕃贊普昔尚公主本外甥之國今助寇入虜故云何得近天威也左氏僖公九年傳王賜齊侯昨公无下拜齊侯曰天威不遠顔

咫尺

鳳林戈未息

秦州記抱空原北鳳林川山中有黃河水東流十道志鳳林關在黃河側屬河州抱空亦河州縣也

魚海路常難

郭子儀取魚海五縣即此處也

周礼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事凡軍事懸壺以聚標易曰井收勿幕注井汲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公言軍旅飲井者乾而所幕之井乾其懸示軍中之器以此表此井也

幕一作暮鄧艾伐蜀懸軍深入

風連西極動

尔雅釋地西至于邠國謂之西極淮

南地形訓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

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

漢飛將軍何時議築壇

兵戈擾亂西極北庭幸皆震動故甫思大將有如李廣韓信者出焉揮其亂也漢高帝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

以肅宗比堯君自聖則忠讜之言勿聞甫微言以託諷也

野老復何知

公自謂也 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應音因言當門戶幸有兒

門慈明行酒李令伯表內無應門之僮 藏書聞禹穴 張勃吳錄苗山一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括地

志玉笥山一名死委山即會稽山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東南天柱號曰死委赤帝左闕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

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篆其文禹乃東巡血白馬以祭忽然而臥

夢見繡衣男子自称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

死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之字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

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是也 讀記憶仇池 憶一作悟觀此秦州詩兩言仇池

谷也是歲乾元二年冬十月甫發秦州仇池記曰仇池百項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竦起數丈有踰人功東西

二門上則剛阜低昂泉流交匯 為報駕行舊 指言平日同在 鷓鴣在一枝 莊子逍遙游篇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興五首 鰓龍三冬臥 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老鶴萬里心 昔時賢俊人

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著養生論鍾會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

天下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將刑東孔明有知音蜀志諸葛亮傳

市康索琴彈之曰吾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孔明又知龍城孔明傳

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又知龍城孔明傳

明取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知龍城孔明傳

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此傷壞材而不遇也夫龍

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露霖兩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雖心在萬里奈已老何喻嵇康曰暮途遠無一言之援是以刑于東市

矣且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与不幸耶龍松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之為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

甫所以傷才士不遇有道之君其与枯木何以異乎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獨一作猶豈無濟時策策一作術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罪罟林茂鳥

有歸水深魚知聚淮南子水積而魚聚林茂而鳥集公有舉

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

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鸚鵡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

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
 无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
 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
 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焉夢弼謂此觀時君之不
 可獲托也甫奮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
 時奈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羅者此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蘇武詩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
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求相望

武芳 豈無柴門歸歸晉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詩寄

書雲中鴈為 禽鳥亦有行行戶郎切列也禮兄弟之齒鴈行余

我西北飛 尚謂虎狼喻盜賊鴈以喻兄弟甫思卿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甫自喻如蓬為風所飄不
獲歸本宗也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 客子念故宅

魏文帝詩客 三年門巷空祿山反於天寶十四年乾元
元年始收復京師凡三年也 張望

但烽火戎車滿關東詩戎車 生涯能幾何莊子養生主
篇其生也有

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

洛陽東都也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

親友相追攀

王粲七哀詩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

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曹植詩闔雞東郊道驅上被南山

煙塵

阻長河

謂也其於

樹羽成臯間

樹羽謂建旗旄也漢志成臯屬洛陽迴首載酒

地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

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時安史再陷洛陽迴首舊日載酒之地遨遊之所豈无過期但恨已非朱顏不獲覩收復卅平之日也

寄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吾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一昨陪錫杖

錫杖經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一名智杖一名德杖彰顯

智行功德本故餘見前注

卜隣南山幽

左氏昭公三年傳惟隣是卜年侵腰脚衰

衡願詔恨類年之分長

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

爾雅釋山山脊曰岡竟日

陽光留

山崖陰謂山北風寒年老衰疾不便居

茅屋買兼土斯

焉心所求欲問舍求田而隱耕于此也近聞西枝西西枝乃東柯谷西枝村之西也有谷

杉漆稠一作杉亭午頗和暖四時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天公賦義和亭午沙田又

足收言且瘦也當期塞兩乾乾苦兼切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

上面勢龍泓頭謂相度左右龍虎如何耳柴荆具茶茗遙路通林止

言得以茶茗與費公相通往來也與子成一老來往亦風流托言太公伯夷避紂之亂故隱

居東海北海之濱今用亦避唐亂而卜隱于此所以示識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宿多前漢西域傳大宛俗者蒲萄酒馬首首宿後漢使因采蒲萄首

宿種歸種於離宮第考注今皆有之漢時種也關雲常帶兩塞水不成河羌女輕

烽燧輕一作搖烽燧一物二名然胡兒制駱駝制一作掣又尺列反又尺

例切玉篇挽也字書牽也今馳立御幸而後伏伏之而後與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清一作晴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

棲鷗以其无可棲故啼之苦尔

兼葭尔雅釋草兼葭葭芦葦也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沉波

體弱春苗早苗亦作田一作風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

恐歲蹉跎亦一作祇兼葭衰脆不能自守非歲寒之質也

除架瓠架也

束薪已零落落瓜架必以薪為之今瓜已摘則架上之薪零落落也匏葉轉蕭疎崔豹古今

注匏瓠也幸結白花了空辭青蔓除瓜實既結則其蔓可除也秋蟲蛩聲不

去暮雀意何如架除而鳥失棲托也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夫

之初生束薪為架以承之至花結而成實則除其蔓而毀其架甫因感而傷之以謂人生未嘗无初自嘆其年少之時文采炳耀声言赫

烟今流離垂老而客于秦其何牢落如是耶

發畦 菜圃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數所主切計也公自憫也不忍

蔬之彫殘故於暮景之暇數其枝葉尔 天風吹汝寒綠帶沾泥滓盡香與歲時

闌生意春如昨 春聲言疑作春 悲君白玉盤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 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

清也然商声雖清而獨悲今欲尽奏以全其曲則 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 恐聞此而恨極故發聲微細耳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蓋言不獨人聞之愁雖天亦為之愁故雲動而風悲也

天末懷李白 趙子櫟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求王璘而謫夜郎故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 周書時訓立秋之日涼風至陶潛江陵夜行詩涼風起將夕 君子意如何鴻

鴈幾時到月令中秋之月鴈來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自古文章

之士命運多蹇帶也魑魅喜人過魑抽知切魅胡必切鬼屬言賤所窮僻也應共冤魂語

投詩贈汨羅汨汨筆切水名前漢揚雄傳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廼作書據離騷文而

反之自崱山投諸江流以弔原

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搏徒官切飛而上也謂鷺

也鳥容易往來遊謂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鷺鳥之將搏擊此可謂寒心矣草露亦多濕

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露下衆草則將投草蛛絲未收

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人事之好殺宜公公有萬端之憂也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

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喻君子見棄也昏

鴉已蒲林

喻小人在位也

秋日阮隱居致磁三十束

磁胡介功釐采也隴外有阮昉隱居若晉春

秋阮籍出陳留尉氏人物元古昉江左人門第一餘見貽阮隱居詩

隱者柴門內

柴一作荆

畦蔬達舍秋夕墨匡承露磁不待致

書求束比青芻芻色

芻芻說文刈草也詩生芻一束

圓齊玉筋頭衰年

關帛冷味暖併無憂

併一作腹陶隱居本草磁溫補

送張二十叅軍赴蜀川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言自秦而之蜀驛橋傍列蜀山林蒼為難歷也

御史新驄馬

為呈楊侍御也前漢相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

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叅軍舊紫髯

為張赴叅軍之任也晉書都超博大司馬相溫碎為叅軍府

中為之語曰髯叅軍以超髯故也

皇華五豆善處於汝定無嫌

此以言楊侍御為皇華之

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必无嫌乃所以薦之也詩小雅皇華者華君遣使臣也

卷第十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勅目勅一作除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

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寥闊言阻遠也斯人尚典刑薛畢二子皆大雅之君子可為國家之典刑矣

詩大雅魚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

謂同日迁官也魯諸生困一經甫自文章開突奧突奧言二

子之文章深遠也荀子突奧之內突字上依突尔遷擢潤朝廷今蒙

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交釋文音要聽讀平

故能潤色朝廷也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聲聆也別來頭併

白相見眼終青晋阮籍母終能為青白伊昔貧甚同憂

歲不盈歲一作辛栖遑分半菽項籍傳年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刘浩

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忘

甫與二子有舊好雖今貴賤相邈必能青碩贊不相忘非若俗態之相猜

忘妖氛分忽杳真

指祿山亂也

獨慙投漢閣

甫得罪自比揚雄也

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冷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俱議哭秦庭

言二子既顯達

當議拔朝廷之難也左氏定公四年傳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声勺飲不入口七日

還蜀

祇無補

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故鄉用以故鄉為賊焚傷余獲歸還復何益哉

囚梁亦固局

鄒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疾之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甫雖謫華州亦能固守蓋君子固

窮非若小人窮斯慙矣

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言胡兵亂華也

帝力收

三統

謂肅宗以復京師也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

天威揔四溟

謂總有四海也

舊都俄望幸

長安舊都望車駕之還也

清廟肅惟馨

再建宗廟以行禮祀之禮也書明德

淮雜種雖高壘

一作雜言祿山連結吐蕃入寇高其壘壘以自固也

長驅基建瓴

建居偃切瓴廬經切王師長驅而來其勢甚順如建瓴水也漢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香灑景殿

言其初復也長安志殿在西內絲絲院西

漲水望雲亭

言以水汎掃也長安志亭在西

內景福
基之西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謂臣

以點染為文字也
柱史正秉子柱史謂異曜為監察御史以介

為柱下史
官忝趨樓鳳含元殿西上南有樓鳳閣
朝迴數聚螢數一作

以官忝拾遺居于鳳闕奈何貧而數聚螢也晉車
喚人看驪裏欲南自

自售蓋言不遇也
不嫁惜娉婷娉婷唐子切娉唐子切娉娉美

比皆甫以良馬美女自喻不見用於世也張
掘劍知埋獄此言薛

授迂官乃豐城之劍初埋於獄基而為雷煥發掘也晉張華傳初斗

牛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張華即以

煥為曲豐城令掘獄基得双
提刀見發劓劓音刑砥石也此言薛

解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劓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侏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劓恢派半其於遊刃必有餘也矣

儒應共飽言薛畢祿漸進與侏儒共飽也侏儒短人也東方朔傳

以若曹无益於縣官欲殺若曹侏儒大恐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

湖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相得親近漁父忌偏醒公自比漁父之放逐以漁父忌其獨醒也屈原漁父

皆醉何不餉其糟而勸其醪何令故為旅泊窮清渭長吟章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勸其醪何令故為

望濁涇今在秦州而憶長安也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羽書還似急羽書謂

以木簡為之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挿之示其速疾也烽火未全停李烽以報警急未全

停尚有餘烽也師老資殘寇師以防邊日師以防邊日戎生及近垆垆古瑩切

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

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爾雅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余謂玉言溫也燭言明也

誰定握青萍握一作淬青萍劍名言誰握青萍之劍以定天下

青萍干將之器拂劍无声應機立斷隴俗輕鸚鵡鸚鵡能言鳥也隴右所出

公自况家於閬隴為時人所賤也原情類鶴鴒鶴鴒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今

醉畢一子如兄弟之急難以相救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

形言仰取法於二子也

寄彭州高二十五使君適號州岑二十七

長史參三十韻

時患瘧疾病。按唐書高適太子營事出刺彭蜀二州岑文
本曾孫右補闕坐左汗岑有號州衙郡還詩曰郡中叨
佐理頭白鬢折腰郡齋詩曰幸曾趨丹墀數載待黃屋
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甫此詩作於乾元二年後八
年當大曆二年甫下峽至雲安參時為嘉州牧甫有詩
曰不見故人十年餘又按地志乾元二年嘉州異都督
府參為尚書郎嘉州牧詩曰諸侯非奔擲半刺
已朝期諸侯拍適半刺拍參古參詩互見也

故人何寂寞

故一作古

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雖盡

夢還筆後

為詩絕无美句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謂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而不忘也

海內知名士

詞客名士皆指高岑也

雲端各異方

異方謂彭屬蜀號屬山南也故乘

高岑殊緩步

謂迂擢不驟也

沈鮑

得同行

同樊作周謂高岑可與沈鮑齊驅也

意愜關飛動

飛動謂鳥獸昆蟲也沈在期祭李侍

郎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篇終接混茫

混茫謂天地也言高岑之詞章該貫天地及万物也

舉天悲

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事可傷

富謂富嘉謨

賓王盧謂盧照隣王謂王勃李謂李元白文章之伯而不容於世故當時諸

為之悲惜以言高才一子亦以文士而得官則此四子為得志矣諸

疾非棄擲謂適也刺史半刺已翱翔謂今也庾亮去郭遊書

於万里在居刺史之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使疏吏切

半安可非其人也男兒行處是言无入而不自得也客子鬪身強鬪

公在秦州欲寄書於二子也依問公羈旅推賢聖公言孔子孟尚羈沉綿抵咎殃三年

猶瘡疾一鬼不銷亡漢舊儀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

一居人宮室區隅善為驚小兒於是歲終時難以索室中驅疫鬼也蔡

邕獨斷又云一居江水為防鬼按集公過王倚詩云瘡癘三秋孰可

忍寒熱百日交相戰正与此合三隅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此皆瘡之狀也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醜他典切說文面見也

以避何太龍鍾極行不進貌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

盡室在邊疆公時寓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昔王

察依

于劉表甫恨不及依高岑乃效龐公隱于鹿門也按集遺興詩李峴鹿門劉表安得取是也注見前心微傍魚鳥

晉嵇康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書道心惟微肉瘦怯豺狼豺狼喻貪暴者甫之所畏也隴草蕭

蕭白洮雲片片黃隴謂隴右洮即臨洮隴草洮雲皆甫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劔閣

外劔閣乃劔關也在蜀後洪郡國志蜀郡蒲氏道號略鼎湖傍注蜀王本紀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劔門

鼎湖乃鼎城也屬魏昔黃帝鑄鼎于此後洪郡國志弘農郡陸渾西有魏略地注左氏僖十五年傳晉侯賂秦西且魏略又云湖故屬京

兆前志荆玉簪頭冷荆玉乃魏州之土宜為岑長史而言也巴歲染翰光巴

乃彭州之土宜為烏麻蒸續曬陶隱居云胡麻當九蒸九曝高使君而言也教搗充餌唐本注云烏者良

丹橘露應嘗周李元操詠橘白花如散雪朱實似垂金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豈異神仙宅

俱兼山水鄉烏麻丹橘乃神仙之服食亦彭魏二州山水之所宜也竹齋燒藥靈龜花

曠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言高岑一子詩思清新也舊官

空改漢後洪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從之故有是言淳俗不離唐魏本晉地詩晉風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要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安貧公自

言也家語貧者士之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謾猖狂

蚩尤胡羯指安史之亂也山海經黃帝殺蚩尤于冀

會待氛氛靜論文暫裹糧

甫欲待寇平裹糧往就高岑二子共論文章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

識一作辨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能識此物麟角鳳背喻王倚生非其時故世人莫識之

煎膠續弦竒自見

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竒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

之巧其竒自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四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遠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羣仙家養鳳喙及麟角煎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天上鳳皇誰得髓世間那有續弦膠

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

素知賤子甘貧賤

賤子甫自稱也

酷見凍餒不足耻

凍一作陳

多

病沉年苦無恠王生見我顏色惡登合云伏枕艱難遍

瘡癘二秋孰可忍往見前篇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

坐有胝

胝丁泥切皮厚也

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

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粳古行切養生要集粳稻屬也

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菹側魚切說文酢菜也金城

土酥淨如練酥音蘇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畜豕一作富豕

非是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密沽斗酒諧終宴言王生禮意無盡也金城秦地也有醃金

城自能為酥其名土酥子美客居秦亭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士酥且求畜豕而割鮮焉非肴膳之美而何古詩斗酒相娛樂聊厚不

為薄曹植公燕詩終宴不知疲故人情味晚誰似作義令我手脚輕欲旋

旋或作旋舞亦切甫當晚年窮困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疎弃老馬

誰有情味之厚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歡喜而手脚輕欲旋舞也

為駒信不虛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詩人所以刺之老馬而反以駒視之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總不

虛也詩角弓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

飯讀去声餐也甫傷年老為時輩所忽故譏時輩雖見遇于君未必他日不若甫之困躓者也只願無事長相

見甫既傷交態刻薄遂美王生可與長相見也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贊公於至德二載歲在丁酉時會公於大雲寺後謫秦州按集公有大雲寺贊公房詩又有宿贊公房詩

出郭眇細岑

眇視也

披荆得微路

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荆覓路

溪行

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

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甫以贊公此

之好靜心迹素

素謂質素也

昨在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贊公嘗以

詩招甫為隣居益論巖中之景趣甫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

怡然共携手

詩却風携手同行

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

捫蘿謂其山險澁攀松蘿以登之也范雲詩捫蘿忽遺我折桂方思

君涉巘眩返顧

巘魚蹇切山脊也眩黃練切亂也升山脊而要反顧其下令人目眩亂也詩大雅涉則在巘

求陽岡暖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比背陽故巨寒甫以年老有肺疾欲卜陽岡以居之而負暄也

苦

涉陰嶺

涉晉作步左氏傳固陰迺寒

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易

意未展

言未合意也

杖策廻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公杖策歸晚是以宿贊公土屋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

山人

土室延白光松門耿

踈影躋攀倦日短言登陟之難語樂寄夜永言夜長可明

然林中新以代燭也暗汲石底井汲石泉所大師京國舊以事茶也

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京師上刹禪宿也德業天機秉謂機

乎天然也從來支許遊昔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道遊興趣江湖迫智出

數竒謫關塞數所具切計也竒居宜切不偶也閑塞指華州南

封侯顯師古曰言道廣存箕頽言主也道德廣大不以甫棄官

廣命隻不偶也道廣存箕頽為責亦若帝堯道廣能存許由

之徒不強屈以為臣也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佈澤之何知戎馬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頽水之陽

間前注復接塵事屏屏必郢切弃也甫以兵甲擾攘之際不意今

幽尋豈一路言多方尋幽遠色有諸嶺言遠望主諸嶺山色

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太平寺泉眼

招提馮高岡高岡山脊也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

四方僧蓋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

二字只稱招提只今十方寺院是也餘見遊雲門奉先寺詩注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南楚之間謂之莽

傍有石笋蜀人言天以鎮海眼謂此泉從石中而出亦如海眼也天畔縈水府水府江門外道是也言此泉脉

繁帶水府於天邊不獨益于此寺也海賦尔其水府之注極深之庭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鑿堊不盡土鑿之不深自然有水也取供十方僧香

美勝牛乳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有少疾當用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

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趣協音去聲何當宅下流

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

久服輕身延年

佳人詩簡兮刺不用賢也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言賢者有佳美之德甫之此詩亦以佳人喻賢者

君之於臣亦猶夫之於婦也君用新進少年必至於疎弃舊臣夫淫於新婚必至於離絕舊室此必然之理

也甫寓意於君臣而有此作非獨為佳人之什讀者可以意會也

絕代有佳人

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特立

幽居在空谷

作山詩皎々白駒在被空谷言賢人隱于空谷今有一佳人為夫所奔幽居于空谷蓋言失所也

自云良家子

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

敗一作亂謂經祿山之亂也

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

謂夫婿官高不足言也

得收骨肉

恨兄弟已死妾獨一身不見收於骨肉之親恨无所依也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即族之屬連也

出

情惡衰歇

言華落色衰也

萬事隨轉燭

言世能非常也

夫婿

輕薄兒

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

新人已如玉

已一作美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合

昏知尚時

周處風土記台昏撞也葉晨舒而昏若陸佐公石闕銘台昏暮卷黃髮晨生住台昏木名本草云合歡即

夜台也人多植庭除間一名台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台昏

鴛鴦不獨宿

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亮

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余謂此佳人自怨之辭台昏之木鴛鴦為之鳥尚且知時亦匹可以人而不如之乎所

以深刺夫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

之輕薄者也

人在言舊室已出也出山泉水濁言舊室已出也侍婢賣珠迴侍一作侍賣珠所以供朝夕也牽

羅補茅屋牽蘿所以禦風雨也摘花不挿髮髮一作髮髻言无心於為容飾也采

栢動盈掬言秉心專也詩終朝采芣不盈一掬天寒翠袖薄言不見恤也日暮

倚脩竹是詩特以采栢倚竹為言者蓋栢与竹歲寒不改其操雖於君而吾操守終无改易此其所以為忠臣貞婦者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言盜賊之多也胡為君遠行言遠行以戍邊也親朋盡一

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

昨日因見古人情

空囊

翠栢苦猶食屈原九歌山鬼章飲石泉兮飲松栢刘向列仙傳屋住者視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飛体生毛長數寸博物志荒乱不得食細切於栢葉水送令下隨人能舌以不飢為度此葉苦不可嚼惟細切水送之耳古艷歌行不隨道經歷止陂馬

度此葉苦不可嚼惟細切水送之耳古艷歌行不隨道經歷止陂馬

炭栢葉人啗松脂不可當飽聊可過飢

晨霞高可餐

晨一作明高一作朝屈原遠游章漱正陽而含朝霞

注發吞日精食元符也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又直字九華真死曰日出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知殮霞之精也夫殮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余謂用欲食相殮霞高道於世也

世人共鹵莽

鹵音魯莽莫古切又如字

吾道屬艱難

言已

不行不爨井晨凍

以不爨故不汲井而自晨凍矣

無衣床夜寒

詩无衣无褐何以卒

囊空恐羞澁

澁色入切不滑也盧思道後園宴詩可伶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研不羞澁淫艷工言語

留得一錢看

送人從軍

時有吐蕃之役也

弱水應無地

无地言弱水之深廣也玄中記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浮

陽關已近天

天近

言陽關之高也唐王維詩西出陽關无故人後因以為詞

今君渡沙磧

磧七亦切前漢音義沙土曰磧即今磧也

累月斷人煙好武盡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

此戒之之辭也前漢李廣擊匈奴軍威失道遂自刎百姓為之垂泣

雪沒錦鞍韉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行過此門

西行一作征西非是禹貢西彼于流沙

但添新

戰骨不返舊征魂

一作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

樓角凌風迥

凌一本作臨

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時遣使與吐蕃和好因惜

張騫為使使窮河源以為言也餘見秦州詩注

夕烽

軍制晝則燔燧夜則擊烽故謂之夕烽餘見前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

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

炬謂之平安火

塞上傳光小雲邊

落點殘照秦通警言急傳烽

火通於甘肅光武紀修烽燧注邊方備警卒烽以相告

過隴自艱難

言安史之兵猶出沒隴上矣

道蓬萊殿

長安志蓬萊殿在東內紫宸殿之北

千門立馬看

觀兵

北庭送壯士

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

貔虎數尤多

亦雅釋獸貔白

狐子穀郭璞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多穀子載樂銘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豹
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此望其必勝妖氛擁白馬妖氛指言吐蕃之兵山王南史

元帥待彫戈元帥謂代宗待太子賜莫守鄴城下鄴城

謂相州也時九節度以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斬鯨遼海波思明據鄴城未下甫謂可

鯨掃其巢穴則以吐蕃為急也孫綽賦斬鯨鯢於蒼波

不歸

河間尚征伐後漢志河間國治樂成汝骨在空城公言其從弟經亂離不歸而死寄骨

於彼之空城也左氏傳吾取爾骨焉從弟人皆有爾雅釋親兄弟之子終身恨

不平數金憐俊邁數所具切計也謂幼之時識錢數也張正見詩數金買聲名總角愛

聰明詩齊風總角卅兮注總角聚兩髦也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公

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

鳥一作鳥非是後漢五行志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毛

黃雲高未動

淮南墜形訓黃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雜體詩黃雲蔽千里

白水

已揚波

屈原九歌衝風至兮水揚波趙津女歌水揚波兮香冥冥

羌婦語還哭胡兒行

且歌將軍別換馬

將軍以敵人識之故換馬也

夜出擁彫戈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

曹子建七啓坂光之劍華藻繁縟綴以鸞龍之珠錯以荆山之

玉如何有竒怪每夜吐光芒

晉張華傳初斗牛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虎氣必騰上龍身靈久藏

王子年神仙拾遺記顯頊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世說王子喬墓有盜發之有一劍騰在空中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

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力盡歲晚病傷

心

淮南人間訓曰子方見老馬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對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貪其力而

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

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此詩托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棄捐而失之寡恩也楚辭王逸九思意欲

銅瓶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宜君之恩以及眾世亂則弃捐於寒甃時清則收用於瑤殿也

亂後瓊井廢相德林詩碧井銀床互相應時清瑤殿深崔琦詩夏銅

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想平日清平之時玉殿深遠宮人以瓶汲水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

音側想美人意古詩昔曰美人臨井意應非寒甃沈非一作悲楚側

聚磚修井也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井中或得斷釵遺

易并龜尤咎狀則有之矣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春秋元命苞關中者秦州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故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四一作西唐武石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眾復收四鎮更置安西都督府於上

以兵鎮守又唐志四鎮都督府亡效于闐焉者踈勒也

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老馬喻可寄翰老將也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感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

蒼鷹馬飢著人著直略切飢鷹喻祿附人飽則高飛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意一作急言當此之時正

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也

奇兵不在眾老子五十七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章以奇用兵

祿山之亂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蔑无河北矣蘇子瞻有詩云已覺談笑无西戎盖用此也

肝奉至尊謂竭忠誠以待命也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軍轅

為門兵屯嚴肅雖飛鳥不得而過也竟自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言留兵

令不譁也

兩當縣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故道縣後魏置兩當以大散關与嘉陵谷地勢險阻

相當故吳十侍御江上宅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屬

三院一臺院侍御史二殿院殿中侍御史三察院監察御史詳觀詩意吳侍御遷謫之由因為辯論良民不是

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寒城朝煙淡山谷葉落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吳侍御謫居秦川其宅枕于江上陰風喻謫言也陰惡之風

吹汝言為謫言中傷也謝玄暉詩朔風吹飛陌蕭蕭江上來

鴟鷂 鴟或作鷂音昆三尺雞也上林賦音義鷂雞黃白色似鶴

號枉渚 長頸赤喙宋玉九辨鷂雞鳴折而悲鳴號平声渚小洲也

枉曲也言小洲之斜曲而不直者也晉陸雲谷張上然詩通波激枉渚注曲渚也

日色傍阡陌 阡陌田間道也

盜 幾年長沙客 長沙郡即潭州也時吳侍御寓居于江

上警若費誼謫于長沙也餘見前注

哀哀 失木狘 狘余救切似狸善旋言吳侍御失所

矯矯避弓翮 言侍御避讓也淮南修務訓馮翊盧而翔以備矰弋崔豹古今注鴈自江南還河北射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翮長蘆數寸以防矰繳

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甫與吳侍御相逢異縣雖思故鄉之樂未敢冀其如平昔僅獲保其性命斯可矣 昔在鳳翔都 至德二載號西京上元元年曰西都 共通金閨籍 謂金

馬門也南與吳侍御共侍帝於鳳翔南為拾遺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天子猶蒙塵東郊暗

長戟是時天子暴露風埃之中兩京未復山東以無賊正熾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書秦誓晉東郊不

開晁錯傳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兵家忌間諜間讀去声諜達協切說文軍中反間也

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

書無逸殺無辜曹植詩蒼蠅問黑所以分黑白白讀諂令親疎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肅宗即位時祿山未平賊遣謀者行反間之言以中傷朝臣吳侍御作臺官正領舉劾之職每得罪

者必為之分剖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吳侍御雖有所辨明宰相雖權時從之必

竟不悅以此仲尼甘旅人天子此時尚且蒙塵為人臣者豈可求安乎然吳公雖斥逐以上亦所甘

故黜之也心無恨譬之仲尼甘為旅人其意在於濟時故也王弼曰仲尼旅人也則其困可知矣向子識損益以向子比

侍御也後漢隱逸傳向長字子平儲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朝廷

非不知閉口休歎息樊本仲尼旅人一嚙在此句下余時忝諍臣丹

陞實咫尺左氏傳天威不遠顔咫尺相看受狼狽文字焦略狼狽猶狼跋也段成式西

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
兩狼失狽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至死難塞責行邁

必多違詩黍離行邁蹇々中心如醉又出門無與適王粲七哀詩出

門無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南時黍為拾遺其去天子不遠可以諫矣坐省吳侍

御之狼狽而不救至雖死不足塞吳侍御之責甫因過
其宅自知於侍御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